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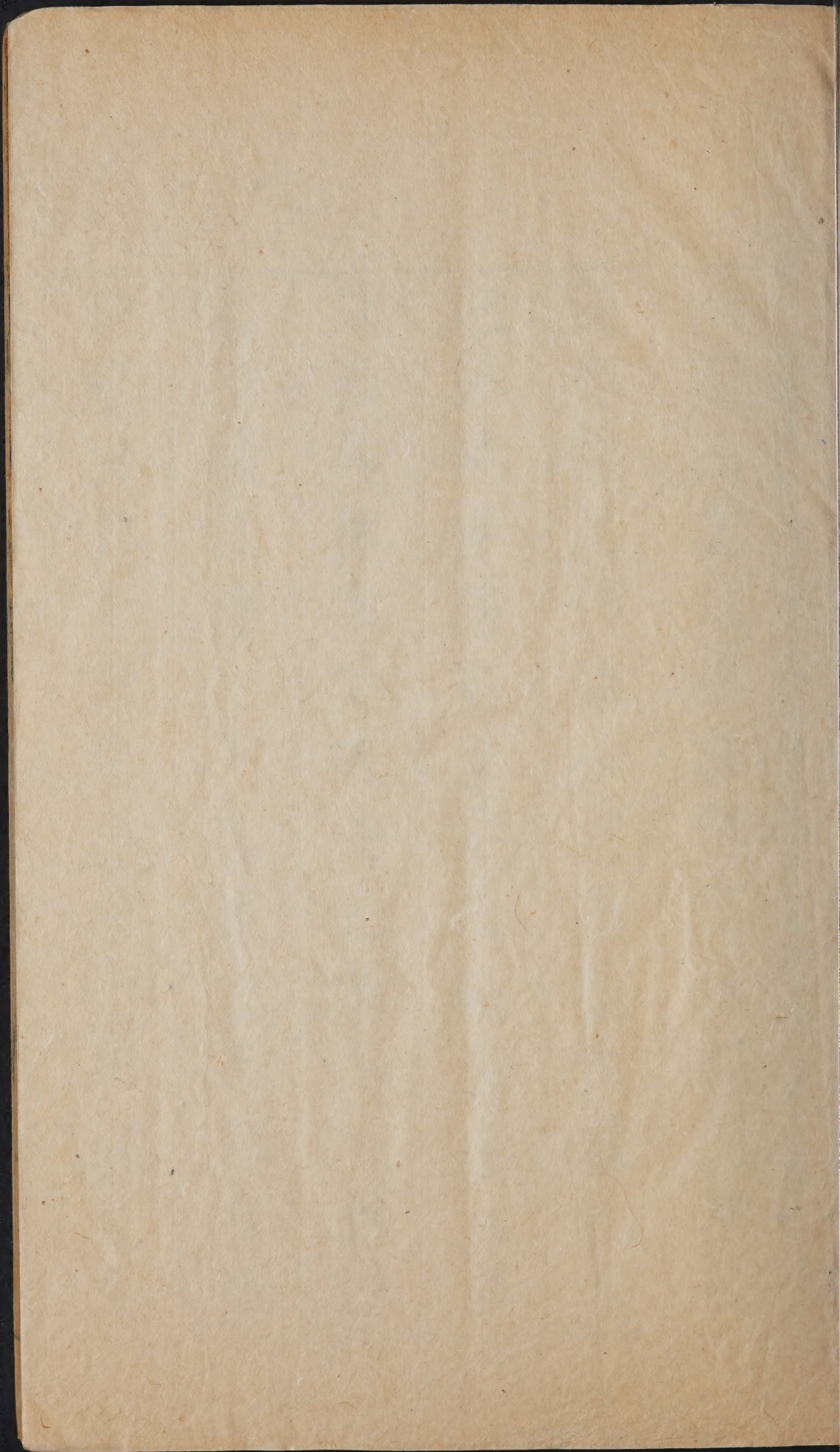
天

508















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  
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  
紀真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  
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  
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於  
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弘萬卷



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



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  
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  
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  
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  
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裂  
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



者無臯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  
予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  
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  
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  
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  
是不傳之祕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



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  
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

溪王鏊撰



王孫

文所載其辭二半於思廷卦故蘇中

其辭之命其未映現其辭之妙



外史目錄

卷一

賓韓文二  
十一篇

巡幸

燕言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問兵

寵倖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世子

賢妃

嫡庶

奪嫡

卷二

辭受

闢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論易

嶧山

君賜

出處

天文



名器

卷三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畱賢

卷四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桃林

諫獵

受饋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卷五

遇樵

待樵

誅賞

盟會

士林

泉幾

黨醜



黨錮

見幾

上林

觀雪

汚吏

三軍

去秦

卷六

適晉



逆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貽書

卷七

至關

招賢

高疾

尊王



自強

平刑

黜陟

請金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岷山



去蜀

卷八

去就

時勢

田獵

耻辱

漁論

色荒

音使



陽山

歸韓

感時

朴史目錄終



卷之

上

卷之

中

卷之

下

卷之



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帝幼時聞其名及卽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爲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闕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徵君寓遊息國有感於異驚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已任退與子弟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唐田弘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



非劉向楊雄輩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溫惡其諷時譏  
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慕其文以  
千金構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聖唐此史稍出予素  
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  
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  
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  
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  
梁卽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  
子降而爲王乎況叔度本一含光蘊秀之士其却安



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又必不然也  
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叔  
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  
佐之才或以爲晉初竹木諸賢所未可知也

翼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  
禍有至鬻身爲傭苟免誅屠者且侈爲幾先獨黃叔  
度歷聘諸侯王若建標而樹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



加人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顏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詮不類東京至其忠國排世卽事納牖有子輿氏之風晉人脫而疎于事必非所及也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 汝南黃憲著 宋韓洎贊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幸于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  
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  
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  
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  
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



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  
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  
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  
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  
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爲清淨之治饑民號泣  
陛下則以爲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壅也亦衆  
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無爲以聽其亂又爲巡幸  
之舉駐驂蒼梧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匱楚國之財  
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



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洎曰危言激論，可爲諫君之法。

### 燕言

徵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燕憇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爲此遊也？徵君聞而恠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鬼也，是爲幽厲炎灸之室，其將頽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恠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



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  
倉黔何燕言息國粉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  
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狷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  
物有信然其惟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  
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旣作息  
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  
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  
爲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  
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



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  
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  
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  
室以爲壑諸侯以爲池洋然縱之而赴于壑是子以  
王室爲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  
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  
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



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  
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  
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  
之雪霏霏兮有客纒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皐  
二子聞而淒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  
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  
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挹清  
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  
賁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



此與樂志  
論孰先後

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微君答曰憲也聞  
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  
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  
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  
有牝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爲嘗晝則  
杜門有琴籍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爲安  
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耻也不能報而受之亦耻也  
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  
耻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



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鉞  
刀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徵君謂曰林  
宗已卜車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  
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冥阨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  
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千百  
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  
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



有司聞之，匍匐詣於徵君之廬，以絳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盡訪諸奉高乎？」有司詣曰：「徵君主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爲名，屯於冥阨。聞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誓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徵君笑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



放熊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諭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堠舉。



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  
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  
此必叔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  
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  
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今  
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畔。  
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  
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  
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



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誼成列而不敢動司馬  
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  
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  
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  
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  
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  
衆追及見纓汗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  
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  
匱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玄纁聘之徵君  
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豺豕之勞奚補于社稷哉  
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  
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玄纁竊以爲禮遇之  
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  
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  
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爲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



致與建  
發差近

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  
菲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  
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風之宣暢  
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慙焉是以倚日月之餘輝而  
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  
於輔弼之列而廁于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  
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路容  
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  
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



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  
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  
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閎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  
者難袁閎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  
曰間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忌忠而  
必賞失意而淪怒雖寵佞而必誅薄賞厥忠故厚誅  
之薄誅厥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



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爲清。不肖者難爲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淆。淆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聞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辭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慎到曰。得馭者調其馭。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旣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貝瓊等嗣  
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  
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  
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  
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  
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  
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



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爲。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淵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奠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澤。殷湯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奮其鉞。蒼頡得



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  
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  
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  
梯。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  
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桔  
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爲機乎。由此觀之。天  
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  
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爲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鎔  
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



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奕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爲機。賢者以禮信爲機。謀士以術數爲機。辯士以縱橫爲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翁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盍奮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徵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徵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爲天下樞者。莫如韓。



韓固戰國也。宛穰襟其東。大梁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臯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於中。而九派之流。爲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



爲羽翼、新室翦漢、二雄割據、光武倚春陵而發跡、更始臨清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衆、與之謀國、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擁成臯之固、以爲金湯、採析邑之鐵、以爲劒戟、登魯門之關、以揮勁戈、遏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



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強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爲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二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韓洎曰：此篇乃微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藹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



眞霄壤矣乎

災異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  
左右告於徵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  
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  
命告于黃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  
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  
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  
徵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



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臧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爲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禦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徵君之明德，以庥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



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  
桐柏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  
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  
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徵君歛容而對曰彼  
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  
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  
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



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釁。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强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足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



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燦舉。上則折  
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  
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  
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  
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  
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  
以導其氣。刻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  
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  
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



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  
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于羽矣而未聞  
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于羽者  
乃有虞之所以爲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爲  
蟻蠆以刀鋸爲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天下皆  
以爲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  
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爲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  
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  
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



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疆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卽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爲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



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  
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  
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  
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  
曰笑五舉疊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  
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  
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爲徵君無所  
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  
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



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  
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  
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  
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爲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  
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  
命之樂而罰之以逢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沉  
瑟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  
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  
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



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微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  
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微君又疑耶取觴而飲  
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微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  
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偕  
樂也而微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微君之  
捐過矣微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  
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  
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  
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麗



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  
爲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  
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  
國故珠玉爲塵錦鍊爲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  
瑩篴寂于煙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  
而昵冶容臣竊以爲賢王之蠱也韓王有慚色徵君  
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  
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蜉蝣同出于  
陽而不爲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爲黃  
雀之舉鯉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爲鯉魚之化若此  
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蜓  
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  
雀之舉而鯉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  
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  
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  
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



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玄王素主之於凡庶。惟  
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  
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  
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囂  
囂然。以顓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  
以靖而不夷。魑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  
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  
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  
豈惟玄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



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  
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  
呂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  
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  
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  
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于後。  
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  
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  
然樂爲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突而



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畜士以養釁百姓皆瞻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吠之儆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



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  
爲終身之樂以昌後胤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  
君之後胤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  
勤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  
舌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爲賢進而若惴退而  
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  
則御者爭之而不耻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額吐譚  
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  
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



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  
是絕釁也逐說而絕釁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  
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徵君謁  
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  
徵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  
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  
不可惡也予其亮於是汝二姬毋俟明年韓王遊雲  
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歌曰雙  
鸞遊兮紫庭朝雍雍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



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徵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  
謂徵君曰咨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問韓王曰王之  
歸爲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  
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于鹿臺可乎  
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  
姬不踈于側宴則忘酣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  
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



慙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爲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爲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爲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無以爲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爲飯牛之



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微君曰使王之遊旣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上必懼其讒姬必憎其谄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爲士者憤而死之苟逢於王王亦能以寵士之情愬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



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不可僞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爲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海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閭生七歲而雋讀書于無閭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鬼也寡人覲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閭生學於無閭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閭生卽臣之弟子李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



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間生爲弟子耶寡人親  
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  
王於是益遇無間生無間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  
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間生曰昔者王以淮南  
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璧文如貫  
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  
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  
衷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  
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



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  
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  
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  
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  
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  
于梁烏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  
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  
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  
子矣無閭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



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微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  
事微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微君故  
寡人三陳醢而微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  
是歲日食旣君子曰易明式微

難進

微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微君以二姬之故  
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微君微君答曰甫欲見  
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  
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寧戚曲于乎



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  
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爲之舉憂樂  
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  
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  
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  
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狗  
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憊狗志而未  
匱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  
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爲之用哉所以鼓琴七



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弘以納機，  
侗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  
有梏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況不召而往見，  
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牢  
享之，侍而問政。朞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  
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爲姬而寵之。

妖孽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  
室，其棟將頽，田爲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



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爲  
鳩飛于巖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  
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  
化而爲鳩其恠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爲鳩  
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  
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羗虜獫而皇威伏賦歛急而頌  
聲息災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  
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  
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



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翦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



世子也爲其賢乎微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  
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鬪鷄走犬以爲遊  
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  
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旣凍乃進于王韓  
王說爲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  
而命築鏡妝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  
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



寧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姚變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爲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旣死，猶不愛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爲二姬，伎死不願爲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蠱君于夢寐，妾以爲



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  
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  
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  
聞始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雎。基風化也。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  
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  
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賡之  
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  
天下。則文王之爲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



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爲文王也夫是  
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  
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  
怨于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  
測君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穀天賜以諍姬是吾福  
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雍雍堂下韓王  
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耻  
而竊有志焉乃酌酒于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不敢  
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



金構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于是國人薦于市農舉  
于野布令累月餽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笑謂  
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  
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  
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  
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爲美是以國鄙之女有  
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  
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  
君之咏關雎也君亦唯是儀刑于宮闈毋荒其色毋



耽其宴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徵君  
有顏回墨翟之賢賓于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  
之雌雄之形決矣況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  
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  
者文王拘羑之時凡逆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  
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官  
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位于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  
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  
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



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于韓。韓王問于徵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徵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失則隣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



乃享其使而報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爲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故能爲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



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唯齊體  
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  
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  
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  
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  
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  
乎名也瀆禮則名瀆名瀆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  
淫則狎侮刑罰而爲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  
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爲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



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君之明亦孚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孚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爲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爲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于諸侯，卽臣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于微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爲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爲，子其晉文乎？」王悟而悔之。



奪嫡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噏以動王王喜而飲  
酒倚風鼓琴于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  
也始作有仁鵲之聲繼而有鷓鴣捕物之聲誰其鼓  
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  
曰然則何爲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  
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  
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越  
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爲關雎久矣王以爲賢



臣竊以爲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釁於瑟，非祥之徵也。夫釁不可長，以寵而長釁，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誓，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鄙以爲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綱，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



之大國而不晉鄙也。臣不佞寄命于諸侯亦視王之  
此舉以爲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歎曰事不立矣。  
徵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  
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于國竊爲夫人惜之。今乘君  
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婕妤之怨踵矣。  
徵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  
待夫人耻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宮必去徵君而後  
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爲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  
爲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



酣而泣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  
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舉也。君亦不以妾之  
賤而殘其寵。欲舉妾有不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非  
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徵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  
左右。君信以爲讜。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  
而使爲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  
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使賢士曠于市朝。以爲君  
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于  
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啓



崩之心而去之。此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  
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  
言，以慙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爲夫人。是歲徵  
君行。



天祿閣外史卷二

賓魯文

辭受

微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  
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微君曰是何足  
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  
跡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  
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餽百金以爲贐微  
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



義爲贖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贖之義。窮則執餽則受禮也。子奚狷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爲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



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臠爲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臠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臠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于孟軻未疏也。在國無嬖人之讒。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臠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



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憚。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餐。僕有饑色。車不接羣。空笈而往。韓王適餽甫以金。此稱義之福塗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矢志于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微君受之。曰義。



也

闕邪

天皇祀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真帝君羣臣上表  
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玄極  
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興土  
木六經表章而未旌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  
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  
民以自崇也陛下卽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鴈  
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



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聞。負比干之忠者。或幽于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臥于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汙穢鬱濁之氣。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玄號。情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菲劣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諛媚之行。以爲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下。



下陛下不以爲然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爲權奸之竊笑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賣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微君聞之謂李玄曰嗟乎難日至矣

洎曰李玄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爲漢之遺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



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

時勢

徵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  
來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譚而求得  
志于魯魯王大酺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卮爲魯  
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廁于大王之末  
也王以爲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  
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



久之乃答曰寡人處葢爾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情  
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  
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士借光於  
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來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  
後爲天下戮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  
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  
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人寄於不穀  
之一人亦惟朝夕懼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王  
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虫乎有數仞之木其



看此色濃  
而造詣大  
詰幽境

葉扶疎油然而陰人皆以爲值寒而凋待黃而落也  
方其五六月之間虫生其下以枯葉綢繆而爲巢附  
絲于枝上潛飲朝露以爲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  
內其葉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頽然  
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卽其所棲而爲蔭者也夫虫依  
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  
而求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  
之傷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質不彊而所蔭之葉徒  
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益附葉欲凋則虫益



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回瀾之際，以爲是魚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鯢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八埏，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聞聖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爲魚虫，治世則



爲侯王吸而爲秋陰。呼而爲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涯。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爲聖烈之跡而忍魚虫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獨弱。則弱者持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釁於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而畜衆。何民不強。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



樂工舞於階其儀蹠蹠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加  
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  
和和而後化于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  
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爲心娛臣是  
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  
曰駿哉王之間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  
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  
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  
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



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  
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  
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  
鼓萌蘖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曰

樂

魯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  
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  
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  
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上爲體故動



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爲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魯國之地。有徐兗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爲固。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爲也。其奈夫王何。魯王不能對。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爲其然也。昔周室旣畢。封建之國。皆爲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視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而計其



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魯。又何賴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樂論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欣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



無異形。以士爲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羹。擇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同與。曰。雖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諸侯。墨翟以仁遊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遊諸侯。商鞅毛遂荊軻藺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



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  
厲之徒以縱橫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  
縱橫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辨無端  
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  
於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焉利于諸侯哉魯王曰  
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乎曰徵君師也臣不敢譽曰  
苟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磨一而  
之寄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王其甥之魯王歎曰  
舉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于之器足以輔寡人



矣。是歲魯王田于曹南，獲龜以歸。

玉論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卣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玉之卣，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于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鳧杯，其妄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



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鱗。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



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識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裘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却又刖其足以示衆夫却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裘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爲不如曰臣以爲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王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却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絕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玉于



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却也。況別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爲遇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別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爲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



其玉今過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  
賢王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誨寡人終沒沒矣遂以楚  
玉賜之

論易

徵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  
紹祖侍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  
時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刊名於  
竹帛此豪傑之所爲也夫子賓于魯魯王師之出不  
爲甯戚之窮進不爲馮謹之乞動不爲子方之驕語



不爲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  
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值多難之朝遭僭餽之  
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疎疎然闇而若拙  
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徵君曰汝  
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卒  
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於之  
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  
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  
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譽然



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爲巧拙愚智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藏。宜圓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朱儁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蠱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蕃於有商。皆據必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蠱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中。坐而待食。自以爲安。及棟梁朽而檟題傾。蛛乎雖



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至洎曰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羈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微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  
也微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刻石頌功意者  
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  
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  
除顓臾之垣而棲也微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  
也有民鬪于莘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



魯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  
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  
侯職汝伯考嗣休慤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  
民神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  
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  
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郛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母  
貽叔父戚洛邑旣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  
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  
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業



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  
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曰。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勤毋  
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  
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  
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圻水不濫。溢若  
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  
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  
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  
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



者王不親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于諸侯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間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良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慙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顓臾。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爲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惡辱。臣以爲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



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誠百禽書與經之訓詁何異然  
乃不見于尚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  
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爲後學擬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  
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徵  
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  
雖美罔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



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母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歟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



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逢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爲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洋。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爨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



外史  
卷二  
謂矣

出處

魯王田于穀成微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  
其歸乎韓韜對曰子之遊豈爲一魯王哉是以二田  
棄諸侯之望也子其磯矣微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  
爲魯王者亦寡矣盍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隣于勢  
族將以我侵公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酣政不息將  
以我傷乎衡室其幽蘭蕙扶疎蔭庭之臯雜桂與槐  
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以



瑟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馳所心盡歸  
來乎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  
畏于匡阨于蔡微服于宋擊磬于衛接淅于齊絕祿  
于陳故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  
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  
有在陳之阨而動歸與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  
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  
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爲戰場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  
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羈戍之所爲而老馬之



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微君曰不然。吾聞  
聖人逢權。賢者執經。子徒淹子之歸。勉子之遊。而不  
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殷將滅。而微子逝。周既衰。  
而接輿狂。秦世虐。而四皓棲新室。亂而薛方遁。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  
無方之舉。吾恐老馬亦掩嘶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爲  
諸侯憂。韓韜喟曰。子固矣夫。昔酒傭負羹。而殷舉屠。  
叟漁涓。而周獵五穀。投秦而繆。霸寧子于齊。而桓興。  
孫卿遨遊于楚。趙子與馳驚于梁。滕范公顯越。而鴟。



夷張郎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  
之樂哉誠知立功爲不朽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  
渚言時不可緩也徵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  
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鷖乎鷖  
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  
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  
有鳥曰鷖翼生于股焚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



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鷩鷩。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曰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爲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爲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



可補班馬  
史作志

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  
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  
曆。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循其  
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  
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  
也。規天而作曆。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  
分野。曰上古之輿壤。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  
後聖爲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  
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



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爲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未之學。不敢進也。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魯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徵君謝而不受。乃



以所乘之輿賜之徵君出魯之疆對魯使而言曰憲  
聞先王辯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  
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輿諸侯之器也  
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大矣夫禮以防瀆瀆則僭僭則  
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鑒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  
士豈無彝器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翦強  
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  
以徼福于周公伯禽以此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恒有  
與國朝覲以懷之宴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



所以闢侯設祭之絲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  
所以通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尊國  
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  
魯其爲墟乎而泥瀆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  
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爲士者猶策驢以代勞泥于諸  
阡矣以朕魯之不顯輒冊山川久犯霜露士之勞也  
曰齊其野士與是邀魯王勅其命妻以顯受是也哉  
然前封也予欲非綱魯封豕其與而告辭注魯王熾  
以興燿卿士以興燿庶今以燿卿士而燿庶哉可哉



天祿閣外史卷三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玄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猶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權獨耻之乃據楹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冶時盛則變



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襄、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



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姬譽其閹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閹者畏誅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咤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



而音不和。汝何爲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爲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爲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爲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爲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利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



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爲東藩，王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耽宴，夜則聿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諧而被子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况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憂，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隣，則不得尋其盟。雖吏



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爲哉。  
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  
安知不爲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于下。國無綱紀。  
災異紛拏。苛網橫驚。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  
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  
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者不逆民而從欲。願君  
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  
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吳無責言。宗廟全於之。吳者

將才



有燕將亡于齊能爲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鬪殺一  
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  
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  
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耻不得見于齊王  
乃訪徵君于會臺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  
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  
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  
也先生以仁義之策于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爲上賓  
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



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  
 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  
 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畧所以屢  
 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爲椽則不  
 知其爲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爲籠則不知其  
 爲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爲臣則不知其爲賤  
 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爲良工之一用願  
 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  
 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



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歛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炭炭也。得一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姦爲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爲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土。有位而無民。無土則不能闢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爲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于富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亦不得已而



况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  
圖鄭而晉不慮其疆。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  
忘耻。小不忘釁。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  
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  
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  
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子。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  
昔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  
隆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  
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



足爲也。徵君喟然歎曰：憲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跡而高卧；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聲。由今觀之，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豈能自爲哉？謀臣猛將雲合而燦舉，被見失策，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



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親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岳。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勞也如是。豈能懈



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勤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爲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耻之。及孝武卽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



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  
豈非貽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  
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  
之碑。摧梁父之碣。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  
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  
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  
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玄矣。乃命左右紀之。

留賢

王盡色不能恭禮賢士。微君將行。關吏聞于王。王



使五臣畱行姬侍于王之前以紃掩面而問曰君命  
五臣畱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  
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  
得戾於齊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  
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  
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  
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  
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  
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



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醺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爲簡士也君其醺焉齊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于閹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寤于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



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  
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  
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婚。則女耻之。恭不  
崇而求遇。則士耻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  
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  
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  
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  
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戚。甘藜藿而不悔。  
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



世耶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疊于其志。讒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讒。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左知之乎。權姦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



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  
其圖之是歲徵君入衛

入梁

徵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  
名賢王何降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爲  
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牢  
以爲關河洛以爲梁嵩山龍蟠二嶠虎踞名山巨川  
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霸王  
之祿閣外史卷三終以此與諸侯雖強可以圖面而



世雖齒其功德之榮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疊于其志。讒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譏。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其圖之。曷遑遑哉。人辭。楊王問之。平臣行之後。願王封刺王。定之。封諸諸封。終也。而辭王室。引之。願也。立



天祿閣外史卷四

賓魏文

入梁

徵君入大梁說魏主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  
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爲  
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牢  
以爲關河洛以爲渠嵩山龍蟠二嶠虎踞名山巨川  
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  
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雖強可以四面而



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賢過於信陵。大梁之士優於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固漢室之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授。不亦美與。臣聞王之宴也。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賢王之樂埒於天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爲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



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  
復隆于賢王也。王何默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變  
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徵君對曰。王何諱  
之爲也。今漢室有周赧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  
講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賞僭而刑濫。民凋而師疲。  
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  
明也。王何諱焉。宜急脩守戰之具。復葵丘之盟。以爭  
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  
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



矣。彼皆大梁之雄隣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掩帷而臥。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敵邑幸誨寡人。寡人蒙鈍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榻而譚可乎。徵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彙名。完者身不戮。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徵君對曰今爲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之不盟。以尊上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



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盍圖之

圖霸

魏王觴微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如微君對曰臣方遊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微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爲隣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爲隣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脩



德與寡人無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優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



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  
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  
今之爲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士之  
足以爲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  
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庭，練兵於講武，屯粟于  
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於海內，建丕業  
于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倚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  
爲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爲畔，臨之以勢而不  
爲僭，張之以形而不爲逆，何則？俟其治亂而爲之誦。



仲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舉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怠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八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



今遊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竇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達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踴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譚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桢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



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獎王室不可謂  
譎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爲河陽之召。  
滅義者爲秦政之吞。則子當結居于南山之坡被褐  
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輦之聲無相聞也。  
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  
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  
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  
警予哉。國人曰。自徵君之入國也。農不急耕。女不急  
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徵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捐我



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于徵君矣。其若之何。徵君曰。予憲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爲之作康歌。是歲魏饑。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徵君歎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爲漢室乎。

繼立

徵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



崩而河震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旣敝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脩德蹈義徼福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愆于羣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顯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拾寡人告我先



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爲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釁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而議未布于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爲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爲名而爭公子以



爲釁也。若讓而後受，雖有釁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倖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爲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產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宴然而居之，至順也。又奚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



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固同姓也。豈必皆嫡子而後爲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爲也。當是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而侵其兄；而況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



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  
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  
遷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  
妾將攜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  
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  
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反之非爲妾也爲公子也  
爲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  
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母不能亮  
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



之心以爲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悖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爲敝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敝國之罪。奈辱宗廟何。徵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諸侯乎。雖然。今之菑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爲王道之夫。今之諸侯朝而不貢。無壤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



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  
又何以爲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  
列國之壤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爲  
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  
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唯賢王  
密厥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于宵宵必顧  
杼。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桃林

徵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夸父之山瞰桃林之



野每喟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  
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  
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脩文偃武放牛  
于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茲乎  
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  
壑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爲一旅而  
不可得至于牛馬反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  
牛馬也魏王不答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爲過乎魏王  
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媿不能效牛馬之勞是以不



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讐于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爲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爲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爲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爲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哺而求士。寧戚飯牛而興齊。句踐臥薪而霸。越墨翟



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動蘭  
生完璧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勳德流于  
海內馨香覆于民神而民至於今不替是皆效牛馬  
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  
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  
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  
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  
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  
于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



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強公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爲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時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獵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



欲公室之彊乎。魏王曰：寡人欲彊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彊，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彊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憲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彊，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王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



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用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徵君以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



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  
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于他。然諸  
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  
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  
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  
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  
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徵君乃鼓琴歌  
簡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  
館諸敝國。今傲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



以行道于諸侯乎。微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瀆士。晝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于公室。憲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于朝。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



之譽于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譽焉。是長釁也。無譽則孤。長釁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釁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篋。憲何戚焉。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爲聲也。請以憲言達于王乎。是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卜諫

徵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



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旣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兌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逸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旣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爲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嚮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茲徵君不諫是徵君去矣意者黃矢卽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動于



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  
榮爵而安韋布不謀爵祿而甘薇藿懷廣裕之度負  
清皜之風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  
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蘧之淑節也君幸而得  
之以爲賓國人私慶于市三月而盜不欺商旅不爭  
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徵君之隱績也而君以  
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  
于田其利孰重若徵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  
是歲魏王觀甘露于譙明年魏王薨



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于國門之外  
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飭與今漢  
祚遭季權雄角立賢者屏迹於草莽以痛王室而觀  
望諸侯若徐穉砥節於豫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璆  
守操于樂安吾子振美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  
而猶皇皇不遇況繩墨中之數子豈能學邯鄲之步  
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徵君莞爾笑曰甫  
之所如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  
何問乎乃揚綏而別周舉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



夫子將如秦

去魏

徵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徵君却魏而奔秦必有無  
禮于魏請行間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  
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間彼賓於敝國不告寡  
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辜且以導釁于隣藩而  
笑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  
館人懼而赴秦告徵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  
于君君將屏僕以僕爲夫子賂也又導釁于隣以爲



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謠日夜結于君心若返駕于魏陳以去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悔且無惡于諸侯夫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車馬之從續紛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底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于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而賓諸侯人孰信之徵君答曰魏王之賓也素無國士之遇甫之館于魏也亦無待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



吾裕也。魏王何爲雖然？諸侯之懈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宮，禽荒于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竊效宮奇之愚而不爲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憲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子義不輔矣。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無妨于子之故，子必免矣。

八求盟于秦



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  
子之令德英謚日夜結于君心入秦盟于秦陳以去  
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無幾于子之刻于公矣夫  
子之與秦外通于驪王刺秦以去之劫臣壽則以  
子之與秦外通于驪王刺秦以去之劫臣壽則以  
以變天下士意也故以醜穢而盡盡吾子之義不辭矣  
之怒而不為百里奚之歸也幸而驪王無怒客之令  
也子之荒于宮食荒于田晉幾刺而不歸其歸也當  
晉都也驪王刺秦而歸秦之歸秦也當晉都也驪王



